

□映铮

十月,花无语,风懂得。因为懂得,风便有了重量感,像园子里那些成熟了的豆荚和茄条。

园子是离青春很远的母亲的领地,四季葱茏,青春逼人。母亲说,草木的芳香净化空气,提神醒脑。进城十几年,她常常莫名烦躁,直到有了这个园子。除了葡萄、桔子和无花果树,我特意要求的月季、百合、茉莉等花草外,还栽一些浓青的薄荷,一些牵藤的豆荚。几盆散淡的多肉也被养得肥而不腻,爆出盆沿。每次进园子,都感觉她把故乡乡过了来。

她已活到了宠辱不惊的年纪,再不必伸手怕多余缩手怕失去。不管外界多少纷扰,她只顾园子什么该收藤了,哪些该下种了,与益虫私语,对害虫愤怒。早晚都在园子里翻捡摘除,修篱种花。时不时捧些瓜果回来。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她,土粒就是她的玩具,每一寸都要亲切抚摸。即使在疫情期间,她都不紧不慢,不慌不忙,只问土中缠绵,不言时间凉薄。遇到天气好,就坐在吊椅上,打开音乐一边做着手中的针线活儿,一边有一眼没一眼地看周围的花草。那些做给重孙、曾孙的,绣着万字格、太阳花的小鞋小帽小肚兜挂在枝条上,像结出的丰硕果实,迎风招展。

母亲这一生,少有聪明伶俐的举动,更不懂权衡利弊的奥秘,但又是一个常常避开世俗偷偷浪漫的人。你看她,在鞋面上绣花,在白纸上画鸟,栽菜摘叶的时候哼着小

曲,面对小猫小狗一脸宠溺。她还曾把鸟笼打开,说是有鸟儿路过,愿意歇息的有个落脚处。朋友后来捉了一只鸟过来,虽然没养活,但终究是与母亲了了这段缘。

话说人间非净土,各有各的苦,可她只要有一块土,便放下了过去的万般磨难。她不信佛,不知道百丈禅师倡导的农禅生活,但她谨遵着“一日不做一日不食”的规则。她觉得不劳动就等于废人,更享受自己那些无农药无化肥的天然成果。在她的生活节奏里,生活并不复杂,一园闲花时蔬,数条青藤垂窗。她在里面穿梭,全然不顾流年的变幻。清晨伸手触露,傍晚从容发呆,不与岁负,只求身安。本是看月亮的人,就不去捡六便士了。倒是我们,故意把事情放在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中。远或近,爱或怨,竞短论长,却不知枯荣有数,得失难量。这不是心如止水,也不是落寞孤寂,相反在这稳、静、淡中,摆弄好了一日生活,四季烟火,也保护好了心中的诗和远方。

屋子与园子,母亲更偏爱园子,不管是天晴下雨,她都要去呆一会儿。下雨要把多肉遮住,风来又怕折了花枝。雨大怕淹了嫩苗,雨小又怕土没淋透,像极了那些年知冷知热地养我们。要是遇到好太阳,就搬了家里一些吃的穿的,展开来晾晒,仿佛要晒干人生里那些时断时续的迷茫。春秋天气温

暖,她会躺在吊椅上打盹,还不忘打开缓缓流淌的音乐。在她匀净的呼吸中,音符和花草都温柔了起来,岁月静好填满了她的皱纹。碑文完美她不看,功利浮名随风散。别人以有车有房有钱为幸福,她以无病无灾无烦恼为幸福。

对母亲来说,世俗的行囊越来越空,但仍有许多东西放不下。除了园子里的瓜果蔬菜,还有各散五方的满堂儿孙,所以她学会了玩智能手机。这样就可以把她种在园子里的诗意,分享给远方。蕃茄的红,桔子的甜,还有三角梅垂下来的枝条,都是她的人间值得。她吃了太多苦,有一点点甜都要与人分享,即使我们只能隔着屏幕听她讲述。大半辈子的吵吵闹闹,她说终于有了清静自在,却又免不了牵肠挂肚,每天忙了线下忙线上,问了孙子生意又要看重孙的视频。这些都是光阴对她的善待,用现世安稳宽慰着她一生的曲折颠簸。

刘禹锡说: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母亲习惯了园子里的荣枯浓淡,只为新生的嫩芽开心,不为老去的荒凉伤感。她说:熟了的,总要落地。

冬之絮语

□朱晓梅

来自清的《冬天》,读到“父亲常常站起来,微微地仰着脸,觑着眼睛,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,夹起豆腐”时,居然感到浑身暖洋洋。看老母亲在炉边,戴着老花镜,认真做她的花鞋垫,红梅喜鹊已具雏形,不由想起叶芝的轻唱:“当你老了,头发白了,睡意昏沉,炉火旁打盹。”幸亏母亲身体尚还安康。再看女儿静悄悄在炉旁,伏小案奋笔疾书,不由想起伟人的言语: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,正在兴旺时期,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”是啊,生命以生存和创造的形式永恒,女儿是我生命的延续。丈夫削好水果切成小块,用果签插着给老母亲喂一片,给女儿喂一片,又递一片在我面前。一切的话语尽显多余,心里涌起一股股暖流。蓦然感觉,其实这样的冬天也挺好。

经受了春的热闹、夏的热烈、秋的繁荣,总要有一段时间来静默、思索、回味。安静的日子,才能回望过去,翘首未来;安静的日子,才能围坐一起,静享清宁。谢太傅寒雪

日内集、张岱湖心亭看雪,都是雅事。能陪伴家人左右,享受天伦,这未尝不是雅事。季节有轮回,生命有悲喜,才能对自然有感悟。万物静止不是休止,是在积蓄力量,积蓄生命的力量。它们在这时修憩、酝酿、整装待发,默默吮吸、滋长,静静等待一声春雷的呼唤。它们沉淀得有多深,就有多坚强。季节的力量不可阻挡,生命在在平静中积贮希望。生命莫不如此,从喧嚣到平寂,最终归于尘土,这是自然的法则。我们的生命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状态,经历过春花秋月,也要经历夏雨冬雪,这是生命的必然。我们能做的,是在喧嚣的时刻喧嚣,热闹的日子热闹,回味的时候回味,享受生命的不同色彩。这就是本来的生活。

放下书,我起身走到窗前,外面暮色沉重。可我知道,母亲种的梅花已吐蕊,它在吟唱生命的凯歌。

感谢冬天。它让我领悟了生命所有的状态,得意或失意,寒冷或温暖,热闹或冷清,所有的一切,冬天都给了我最好的解答。

城市·乡村

□郭文艺

身居乡下,清晨把你从睡梦中唤醒的,绝不是工地上搅拌机的轰鸣和车船的汽笛声,而是一群鸡鸭鹅的欢畅和拍打窗户玻璃的各种鸟的扑棱。

当初择换新居,很多人曾对我说,到城里去,城里好,学校,医院,供暖,交通等等一切配套设施应有尽有。这样的条件显然是乡下不能比的。

连一辈子最固执的六爷似乎也动了心,他不止一次的奉劝我,积攒些钱到大的、方便的县城居住。

但我最终还是把房给盖在了乡下。这在我,不为别的,就为了浓烈的乡愁,和心头那些看不见,摸不着却又紧紧连着生命脉络的念想。

下半生,我注定要在这片热土地上劳作挥洒,继续着新时代下的农耕生活。

新翻的居室临河而建,河对岸,是百年的老集头。东北方向各临两条笔直宽阔的县道。天好的时候,门前八乡四邻往来购物,逛个闲集,着实热闹。

晚霞初起的傍晚,能见河堤半坡牛羊一片,手提竹竿的牧羊人斜倚在时光里。身披蓑衣的赶鸭者号子一响,成千上万只鸭子纷纷栖岸,井然有序。

书观阅书累了,目光朝南望,方方正正的大块麦田规规矩矩地铺在村子身后。新起的嫩苗一行行地绣在松软的土地上。阳光里,清心优雅,渗透着豫东平原千百年来独特的自然魅力。

在这一片碧海中央,躺着我的祖父,祖母,我的二爷,我的父亲。他们静静地躺着,躺在在时光之外,躺在在葱茏的一隅。

穿过麦田再向南,村头第二排,有一

座旧的小院,便是我的老屋。我在这所院子里和我的祖辈父辈们生活了近三十年,期间各自生命里遭遇的酸甜苦辣,自在心底凝结。

如今,随着父亲的早逝,老屋像一部耗时三十年的长篇巨作,庄严的给封了笔。又如一匹拉着生活车轮四处辗转奔波的赤马,暮年已朽。

我在梦里无人的地儿,常常去走近巨作,抬手翻阅这部长篇,翻得又哭又笑的,近乎痴迷。

在梦里,我把身子给搁在老屋,重新又活了一回。

每一个梦醒后的早晨,都是一次大自然特有的馈赠,风从田野里靠过来,顺便带着空气的新鲜度。集市上瓜果蔬菜成箩筐地摆着供人挑拣。一班又一班的

公交车、校车打门前驶过,却并不见得这乡下有什么不方便。

这好的时节,也好了母亲和婶子们,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边上:香菜、菠菜、萝卜、小葱,种得星罗密布的。自己吃不完,串门的邻居随便摘。不像那城里的,费劲儿整出一块巴掌大的地儿,栽几株苗子都显得挤。是人也活得拥挤,菜也活得拥挤,实在太累。

那天在集市里遇见表姐,言谈中她说,清水河畔大改造,政府又为临河两岸的村民建造了一套套新楼房,住在乡下,人过的却是城市里的生活。

表姐说起这话时,唇角上扬,眉毛弯成了柳叶状。

突然觉得,城市和农村再也没有了差距,看来,我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。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巴山夜雨

06

2020年12月17日

星期四

邮箱: 9213456266@qq.com

主编:郝良
编辑:郝富成